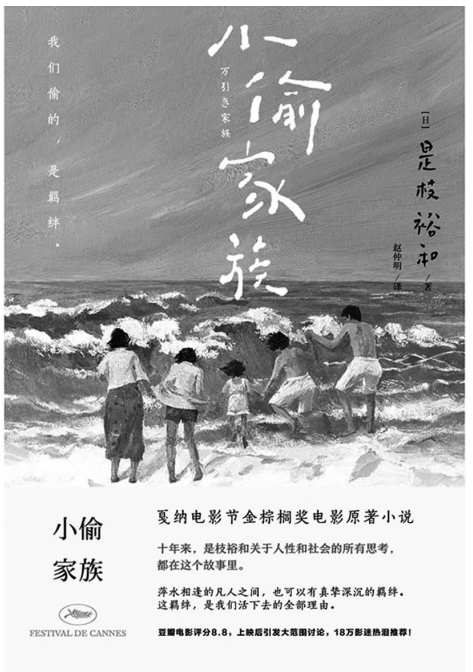
他们专挑人挤满超市的时间



《小偷家族》
[日]是枝裕和
赵仲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祥太第一次见到那女孩是在去年夏天。

5层楼建筑的老式住宅小区门口，有一排银色的信箱，下面随意扔着儿童自行车、什么人忘了拿走扔掉的纸板箱等物品。女孩好像受罚似的坐在那儿，注视着过往的行人。

该住宅小区正好位于祥太和父亲每周都要光顾一次的超市和自己家的中间地带，超市的名字叫“新鲜组”。过去应该更白些的墙上有些裂缝，为了掩盖这些裂缝，上面新涂上了白漆，凸显出白墙已被熏成灰色的现状。

“差劲儿，干得一点儿不专业。”

父亲阿治每次经过这里，只要抬头看到小区建筑物的外墙，便会用胳膊戳一下祥太这么说。父亲过去干过油漆工。

“为什么不干了？”祥太这么一问，父亲总是笑着回答：“你老爸有恐高症。”

父亲称这个小区为“公团1”，母亲信代称它为“都营2”，祥太没法区分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两者有什么不同。信代说“租金好便宜”时，大多数情况下语尾都会带着冷笑，听上去有些嫉妒，有些不屑。

父子俩每周三去超市，并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要去完成维持柴田家生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周三是超市打折的日子，顾客尤其多。虽说超市墙上到处贴着“三倍积分”的广告，但祥太搞不清究竟能比平时划算多少。两人走进超市的时间，是周三的傍晚5点，瞄准的正是准备晚餐的人们挤满超市的时间段。

那天一大早起就非常冷，甚至刷新了2月份最低气温的纪录。天气预报不停播报着傍晚降雪的消息。从家里到超市要走15分钟，祥太的手指冻得失去了知觉，他很后悔没戴手套就出门了，这种状态没法工作。

祥太一走进超市的大门便停了下来，他边向里面张望，边使劲儿活动着插在口袋里的五根手指，他想让它们尽快恢复知觉，哪怕一点点。

落后几步远的阿治也走进了超市，他默不作声地站在祥太身边。此刻他们没有视线交流。这是两人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时的不言而喻的规矩。

阿治拿起放在入口边上供人们品尝的橙子，嘴上“嗯”了一声，分了半只给祥太，眼睛并不看他。祥太接过橙子，放在手掌里冷冰冰的。为了保护刚有点回暖的手，祥太把橙子一口塞进嘴里，酸味在口腔里四散开来。毕竟是试尝品，味道不怎么样。两人不经意地对视了一下，并排向超市里面走去。阿治很快将葡萄放进提在手上的蓝色购物篮里，那是泛着黄绿色的看上去很高级的品种。

“有籽的葡萄吃起来麻烦。”阿治基本上只吃颗粒很小的紫红色的葡萄。祥太知道那是因为那种葡萄最便宜，不过他从不说出口。

今天不需要担心价格。阿治随手将两盒葡萄放进购物篮。直走是卖鱼肉等生鲜食品的区域，左拐是杯面和点心零食区。两人轻轻对碰了一下拳头，分头走向两条线路。祥太慢腾腾地左拐过去，在事先选好的目标——点心零食的货架前停下，将双肩包放到地上。双肩包上的小飞机挂件晃动了几下。

祥太眼前的镜子里出现了店员的身影。他是上个月才来的年轻临时工。这人不构成威胁，没问题。为了确认那人的位置，祥太将脸转向左侧，在超市里巡视了一圈的阿治正好折了回来。阿治竖起三根手指，示意店员在哪些位置。祥太微微点了下头，双手轻轻合在胸口，食指打了几个转，左手握成拳头送到嘴边，吻了一下。

祥太是左撇子。每当开始“工作”，他必须先要完成阿治教他的这种仪式。他眼睛注视着镜子中的店员，刚才为自己祷告的左手小心翼翼地伸向巧克力。他屏住呼吸抓起巧克力，看都不看地丢进了事先打开拉链的双肩包里。微弱的声音被超市里的音乐和喧闹声掩盖住了。不用说店员，众多顾客谁也没有注意到祥太的举动。

开张大吉。祥太重新背起双肩包，移动位置。今天的工作重点是杯面。祥太停在最爱吃的超辣猪肉泡菜面货架前，又将双肩包放到脚下。有个店员站在通道狭窄的货架前迟迟不动。这个中年人是高手，很难对付。

“等到你能摆平他，你就够格了。”阿治这么告诉过祥太，所以，祥太把和这个人的对决看作今天“工作”的高潮部分。不过，这男人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不能连个购物篮都不拿在超市里逗留太长时间，太扎眼。还是放弃这里，移到别的货架吧。正当祥太这么思考着，阿治提着装满商品的购物篮走了过来。他在店员和祥太中间一站，假装挑选辣椒酱，挡住了店员的视线。

需要外援，这让祥太有点沮丧，不过这样可以大胆工作了。祥太迅速抓起阿治喜欢的咖喱乌冬面、自己喜欢的猪肉泡菜面，扔进双肩包，随即径直走向出口。阿治确认祥太已经走出超市，也放下购物篮，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两只手抓满试尝的橙子，走出店门。

他的身后只留下了购物篮，里面装满和他们的生活基本无缘的高级食材——寿喜锅用的松阪牛肉、金枪鱼的中段刺身等。

世人称作“小偷”的犯罪，便是这对父子的“工作”。“工作”完成得顺利时，两人便会选择穿过商店街回家。商店街很久以前就有了，在有轨电车站的前面。他们要在名叫“不二家”的肉铺买可乐饼。

“要5个可乐饼。”比阿治先行一步走到肉铺前的祥太对售货员大妈说道。

“450日元。”大妈总是这么笑嘻嘻地回应。她将钳子伸向藏在玻璃柜中的可乐饼，玻璃柜被热蒸汽熏得看不清里面。祥太将脸凑了上去，他想确认她给自己挑的是哪块可乐饼。祥太穿着不知是谁留下的肥得不合身的长裤，但脸上透着机灵。他注视着眼前的可乐饼，大黑眼珠在发光。恐怕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少年刚才还在干着那样的“工作”。

“工作”暂告一个段落，心情不错的阿治把自动售货机上买的热乎乎的杯酒放在玻璃柜上，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钱包。他身着穿旧了的红夹克加上灰色工装裤，发型有些奇怪，看起来比他45岁左右的年纪要老一些。

“多少钱？”

“450日元。”

大妈又说了一遍。阿治将零钱放在玻璃柜上，数出450日元排在一起。

“有个破窗器的话……这种形状，一下就能将玻璃砸得稀巴烂。”阿治在上班午休时间去的一家店里见过那种工具，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多少钱？”祥太也很感兴趣。

“2000日元左右。”

“真贵呀！”

一听价格，祥太没了笑容。阿治看着他的表情笑了。

“买的话是贵。”阿治好像打心眼儿里就没打算买。

“让您久等了。”大妈眯着本来就小的眼睛，将装着可乐饼的纸袋放在玻璃柜上。

祥太取过纸袋，两人又并排走了起来。装满战利品的双肩包很沉，但祥太的脚步十分轻快。

“我在三河岛的家居中心看到过……那里的保安看得很紧。”阿治似乎在脑子里酝酿着计划。

“有两个人，没问题。”祥太说着，冲阿治笑起来。阿治转过脸来，两人又碰了下拳头。走出商店街，人一下子变得稀少起来。刚过6点，路灯稀少的街道犹如深夜一般寂静。大家可能都信了早晨的天气预报早早回家待着了吧，祥太想。的确，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气温更低了，哈出的气都是浑白色的。

可乐饼上的油渗到茶色纸袋上了。祥太将可乐饼的纸袋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留意着不碰到那个油腻的地方。回到家里，烧好开水，倒入杯面，将可乐饼放在杯面的盖子上加热，然后在面汤里浸一下，这是祥太从阿治那里学来的可乐饼的正确吃法。

内容简介

在东京角落一处无人注意的老屋里，住着秘密生活的一家人。他们靠“奶奶”的养老金生活，间或打工，习惯游荡在商店之间，顺手牵羊地偷点日常用品。一个冬夜，“爸爸”阿治发现一位被赶出家门的小女孩，把她“偷”了回去，成为新的家庭成员。众人一起度过了短暂而其乐融融的时光，然而一次意外引发了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他们也赫然发现，日夜相处的家人，彼此背后藏着无法言说的往事和复杂的勾连。

作者简介

是枝裕和

日本当代电影大师，1962年生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加入TV Man Union拍摄纪录片。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的《无人知晓》，14岁的柳乐优弥凭此片荣获戛纳影展最佳男主角奖。2018年凭《小偷家族》摘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著作有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如父如子》《下一站，天国》《奇迹》等，随笔集《有如走路的速度》《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等。

说君子(12)

我们已知，所谓“中庸”就是“用中”，而且是在时刻中都要用不偏之中去做人处事者也，《中庸》又谓之“时中”。而如何做到具体的“时中”呢？《中庸》于是提出了“素位而行”的主张。也就是说，《中庸》主张不但君子要“时中”，而且还要“素位而行”。《中庸》第2章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14章说：“君子素其位而行”。

第二，君子素位而行，小人反是。对于这一思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对“素”与“位”概念的理解。“素”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表示“乡”的意思，所谓“乡”就是指所入所处之地。以“乡”释“素”，是表示自己的所生之地，所在之地，引申为所从事之职者，所遭遇之境也；二是表示平常，平淡的意思。“位”就是指处所，职份，引申为境遇，处境。所以“素其位”的意思就是指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种境地都保持一颗不变的平淡、平常之心性。而能有此境界的人，唯君子为能。

二、“素其位而行”的具体表现。在《中庸》看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乃是在于他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下，他都能坚守住那个心中不变的“道”和“理”。人生总有富贵贫贱，显达困穷，文明野蛮，患难平安，在位退位等不同境遇。人生也总是要面对“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样十分复杂的八风的吹动和纷扰，面对人生之顺境与逆境如何作出选择和应对，那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中庸》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中庸》第14章)通俗地说，身处富贵，就应该行富贵之不骄不淫而好礼之道。反之，富贵而无道，专行骄淫无礼之事，那是小人所为；身处贫贱，就应该行贫贱之不谄不慑而安乐之道。反之，贫贱而无道，专行谄媚滥为之事，那是小人所为；身处蛮荒，身处患难，就应该行入乡随俗和临危不惧之道。反之，专行不尊重别人的风俗，临危而惊恐之事，那是小人所为。那么，身处富贵与贫贱而行道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中庸》指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同上)，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素富贵”)，不欺侮下位者，这就叫做“行乎富贵”；居下位的人(“素贫贱”)，不巴结攀援上位者，这就叫做“行乎贫贱”。

三、端正自己，反求诸身，居易俟命。在《中庸》看来，只要端正自己，凡有不得者都从自身上找原因，如此就不会有怨愤。即做到上不怨天，下不怨人。所以君子总能安守平安以等待命运的转机，与此相反，小人总是想投机取巧、冒险妄求性外的侥幸。行中庸之君子，恰如射箭，当射不中靶心时，一定会从自身处来找原因，绝对不会去抱怨外在的因素。《中庸》是这样说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同上)。

四、自得其乐。《中庸》所要得出的结论是：“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同上)。所谓“自得”就是自有所得者也。也就是说，无论身处何地，你只有得其当得之得，如此心安地做好自己当下的事，也就会得到满足呢，即谓自得。“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之谓也。那些退下来的人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一走，茶就应该凉，它属于正常现象呢！人不在喝茶的位上了，离开茶馆了，就无需给你续水了，茶自然不就凉了吗？想通了这一点，你自然不会有那么多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了，你自然就会自得其乐了，从而你就快乐人生了！依乎中庸，安处当下：富贵与贫贱，在位与退位，何别之有？蛮荒之地，何陋之有？患难之时，何愁之有？何惧之有？自得其乐，乃君子之怀也。

五、“素其位而行”的根本所在。在《中庸》看来，君子之所以能做到“素其位而行”的根本所在乃是在于他内心有不变之本然之道，《中庸》是用“不愿乎其外”来表达这一意思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此之谓也。“不愿乎其外”是要求君子无论外在的所居之位，所处之境有什么变化，都不要太想着这些，而所要始终想着并行着的只是心中内在的那个德性。君子所行是心之行也。行心中之义，行心中之理。

由此可见，无论是“君子之中庸”，还是“君子而时中”，抑或是“君子素其位而行”，实际上都在提倡一种在变易中坚守不易的原则和道义。在变中坚守不变之道，正是“中庸”的本旨要归。从这一理念中，实际上仍然是在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遵道而行”这一《中庸》之大旨也。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51)